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下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祭酒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侯寶樹

通鑑紀事本末卷三十八下

宋　袁樞　撰

朱温篡唐 崔胤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横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

司諡相憎疾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於上曰王摶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

脩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脩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修監青州軍戊辰貶摶溪州刺史巳巳又貶崖州司戸道弼長流驩州務修長流愛州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驛於是脩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憤　初崔脩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修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

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手殺黄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宫門不開季述詣中書白崔胤曰宫中必有變我内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為

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巖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

猒倦大寳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順東宫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為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宫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内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即取傳國寳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静輙白季述穴牆

以通飲食凡兵羆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宫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為太上皇皇后為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宫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衆殺睦王倚凡宫人左右方士僧道為上所寵信者皆榜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

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畧曰僕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

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
社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
朝義感人心至今謳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處
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
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
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
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閒二豎
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

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

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即位累旬藩鎮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為中尉鉤校軍中財穀得隱没為姦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

今反者獨李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茍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茍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戬以白脩脩割衣帯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福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

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為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為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

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振庚寅以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

也　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為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為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

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彦弘為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為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為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為樞密使李茂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為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為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

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眘不從　夏四月甲戌
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為中尉借度
支賣麴之利一年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眘
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
所造麴趣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眘之罷
兩軍賣麴也并近鎮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
論奏韓全誨請許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眘
始懼陰厚朱全忠益甚與茂貞為仇敵矣　上之返正

也中書舍人令狐涣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為翰林學士數召對訪以機密涣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為惡者如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

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李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其徒有善則奬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

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

胥之術胥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諠譟訴胥
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胥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
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
鳳翔胥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
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
抄取其功今不速来必成罪人豈惟功爲它人所有且
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

乗小馬出啟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宸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為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讒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間何所聞對曰惟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

繼誨彥弼輩語漸倔彊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内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曰為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既而宦官恃黨援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

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為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鎮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橫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嗜利為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

敕使衛兵相與為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鬭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　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彦弼等勒兵刼上請幸鳳翔宫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搜閲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為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彦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

涕泣相向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内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宫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

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之同謀絶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帥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遣供奉官張紹孫召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杖劒登乞巧樓全誨等逼

上下樓上行纔及壽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上下馬慰

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
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
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
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
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皆李巨川所
為全忠以巨川嘗為建畫策斬之軍門謂建曰公許人
可即往衣錦丁巳以建為忠武節度使理陳州以兵援
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

翔為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州也商賈輜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勾當中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

班辭於臨臯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刼密詔皆崔胤詐為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卯以盧光啟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

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誤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
刼遷天子今来問罪迎廻還宫岐王茍不預謀何煩陳
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
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
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
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
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
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

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
與汴兵戰於平陽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
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
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
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于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
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
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

遣中使徴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為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東將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以給事中韋貽範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為兄弟全忠不從　三月

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瀌若有不可必準故事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盃勸上上不即持貽範舉盃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

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胥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己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為工部

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㭊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既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㭊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于虢縣　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于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為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

日為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
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
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
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
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
使不得已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
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
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

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禮數為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美赴井死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英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擊奉天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

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户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録其妻子全忠惻然

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
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
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
營中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為逃亡
入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
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忠
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
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

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詔書勅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為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大鋪鈴架以絶内外　冬十月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彦詢帥三團步兵犇于汴軍己卯李彦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先以示李茂貞使啟視之茂貞亦不敢啟丙戌復遣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

城樵釆者皆不抄掠丁亥全忠表請修宫闕及迎車駕

已丑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内使王廷續齎詔賜全忠癸

巳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

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釆去不返者

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為用散還茂貞

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衛

十二月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勲帥其衆萬餘

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

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為它人所見止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冐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為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鬬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勲及將士之家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勲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劫天

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為人所咼市中賣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難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至相尤怨蘇檢數為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

公與䇿公自䝉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為

令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汚邪　十二月李茂勲遣

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彛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

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

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

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宫僕以獘甲彫兵

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

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

彦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會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諠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餒死正為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盃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

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
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
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啟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
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
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
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為左軍中尉宣徽南院
使仇承坦為右軍中尉王知古為上院樞密使楊虔朗

為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已酉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鄉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

官爵肩竟稱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肩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召肩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肩始来甲寅鳳翔始啟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已遣兵擊之擒其將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寵翊夫人詰全忠營詰其故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為景王祕妃以自固平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女后乃

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李侃納景王妃蘇氏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釋罪去三仗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頼卿再安朕與宗族頼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單騎前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

子也是夕車駕宿岐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已已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来宦官浸盛貞元之末羽林衛為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為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為不灋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

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内侍省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為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人出入其兩軍内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顔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忤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醲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

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多驕横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刼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

宦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悖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寃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

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羣閹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世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

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揺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闈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為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

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内刼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羅寒暑御膳不足於糧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全誨就誅秉興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徳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氷至為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此其為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蠧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

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横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

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為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囚以應詔　甲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

侍郎盧光啟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為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為之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

胤為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禀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苻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為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已權使朱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

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為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别偓曰是人非復前来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篡弑之辱　已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為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為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為宫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

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别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為人臣外倚賊勢内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

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為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

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

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兵部尚書崔遠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為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

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為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

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繦屬月餘不絶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為御營使毁長安宫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宫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為汝主矣館於興德宫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

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陜以東都宫室未成駐留於陜丙子全忠自河中来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洛陽督修宫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卮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為

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為佑國軍以韓建為佑國節度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為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閒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洛陽宫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宫人諭以皇后新産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彦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百官

癸未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陜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内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内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上而朱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一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
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
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内諸司
惟留宣徽等九使外餘皆停廢仍不以内夫人充使以
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
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
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
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

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為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鎮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勲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内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来可令敬翔来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踈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

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

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
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
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為史太殺之玄
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
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
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
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
為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

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時年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户復姓名李彦威叔琮貶白州司户尋皆賜自盡彦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

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為宣武護國宣
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為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
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
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秘祁
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
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
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

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為左僕射崔遠為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勲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

故三人皆罷　夏五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癸酉貶獨孤損為棣州刺史裴樞為登州刺史崔遠為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為濮州司戶工

部尚書王溥為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為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為濰州司戶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浮薄貶逐無虛日縉紳為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為瀧州司戶獨孤損為瓊州司戶崔遠為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

屢舉進士見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使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洛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為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為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為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為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為諸道兵馬元帥别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慴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為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

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
茍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
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
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為柵乃退
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
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
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
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

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為送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兹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

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𤣥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𤣥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来年正月上辛　柳璨蔣𤣥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惋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歴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雄武順佑國河

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為魏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月戊子命樞密使蔣𤣥暉齎手詔詰全忠諭指癸已𤣥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解甲午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即日遣璨詣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之璨與蔣𤣥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為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宫人阿秋阿虔

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宫夜宴對太后焚香為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徳庫使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為宫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為之趙

殷衡為副使辛丑敕罷宫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追削蔣玄暉為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来已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宫敕追廢太后為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宫禁内亂罷来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莱州司户甲

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

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

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既而潞州内叛

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

鎮之丁亥王入館于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

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為王患者皆以翼

戴唐室為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絶人望王雖不許而心

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于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却之於是朝臣藩鎮乃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位于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副之帥百官備灋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

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閒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衮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薛貽矩趙光逢以次

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慙懼俛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黄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為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

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昭宣帝為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書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為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為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為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于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郢王篡弒

後梁太祖乾化二年帝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帝特愛之常留守東都兼建昌宮使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倡也為左右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馬步都指揮使初元貞張皇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為太子帝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友珪常有過帝

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於東都欲
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亦朝夕侍帝側知之
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
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
時不可失六月丁丑朔帝命敬翔出友珪為萊州刺史
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敕時左遷者多追賜死友珪益
恐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龍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
告之勍亦見功臣宿將多以小過被誅懼不自保遂相

與合謀勍以牙兵五百人從友珪雜控鶴士入伏於禁
中中夜斬關入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反者
為誰友珪曰非它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之
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段友珪僕
夫馮廷諤刺帝腹刃出於背友珪自以敗氊裹之瘞於
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均王友
貞殺友文己卯矯詔稱博王友文謀逆遣兵突入殿中
賴郢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朕躬然疾因震驚彌

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務韓勍為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辛巳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宣遺制友珪即皇帝位　秋八月郢王友珪既篡立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聞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辯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所立者為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

洛陽問罪何以徵為戌戌以侍衛諸軍使韓勍為西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討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丁未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為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勍副之友珪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於已欲解其内職恐失人望庚午以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申以户部尚書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屯河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

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軍于胡壁嗣恩本駱氏子也　朱友謙復告急于晉冬十月晉王自將自澤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陜州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癸亥郢王友珪朝享太廟甲子祀圜丘大赦改元鳳歴　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為荒淫内外憤怒友珪雖啗以金繒終莫之附駙馬都尉趙巖犨之子太祖之壻也左龍虎統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袁象先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貞密與之謀誅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師厚曰郢王簒弑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郢王弑逆吾不能即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改圖可乎或曰郢王親弑君父賊也均王舉兵復讎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朝破賊公將

何以自處乎師厚罵曰吾幾誤計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虞候譙人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為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象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捜捕其黨獲者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欲盡阬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為丙戌均王奏龍驤軍疑懼未肯前發戊子龍驤將校見均王泣請可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

年征戰經營王業今先帝尚為人所弑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趣洛陽雪儺耻則轉禍為福矣衆皆踊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宫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杜曉侍講學士李珽皆為亂兵所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于兢宣政使李振被傷至

晡乃定象先巖齋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曰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帝位於大梁復稱乾化三年追廢友珪為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　二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謙友謙復稱藩奉梁年號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唐僖宗光啟三年春正月以扈蹕都頭李茂貞領武定節度使茂貞博野人本姓宋名文通以功賜姓名

秋八月丙子以李茂貞同平章事充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夏五月加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檢校侍中

昭宗景福元年春正月鳳翔李茂貞等五節度請出軍討楊守亮並見藩鎮之亂

光化二年秋九月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天復元年春正月鳳翔彰義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冬十一月韓全誨等劫車駕幸鳳翔朱全忠西迎車駕李茂貞出兵拒之

事見朱溫纂唐

二年秋九月癸亥以茂貞為鳳翔靜難武定昭武四鎮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李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迎車駕還京事見朱溫纂唐　夏五月李茂貞畏朱全忠自以官為尚書令在全忠上累表乞解去詔復以茂貞為中書令

天祐元年夏六月朱全忠之遷車駕於洛陽也李茂貞

王建李繼徽傳檄合兵以討朱全忠全忠以鎮國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數萬擊之命保大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癸丑全忠引兵自大梁西討茂貞等秋七月甲子過東都入見壬申至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李茂貞之衰攻取鳳翔建以問節度判官馮涓涓曰兵者凶器殘民耗財不可窮也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併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亮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為婚姻無事

則務農訓兵保固疆埸有事則覘其機事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善茂貞雖庸才然有彊悍之名遠近畏之與全忠力爭則不足自守則有餘使為吾藩蔽所利多矣乃與茂貞修好丙子茂貞遣判官趙鍠如西川為其姪天雄節度使繼崇求昏建以女妻之茂貞數求貨及甲兵於建建皆與之

昭宣帝天祐三年秋八月乙酉李茂貞遣其子侃為質於西川王建以侃知彭州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唐昭宣帝禪位于梁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餘皆禀梁正朔稱臣奉貢蜀王與弘農王移檄諸道云欲與晉王岐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乃謀稱帝下教諭統内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温既平乃詔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晉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治軍甚寛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悦

服然御軍無紀律及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為宫殿妻稱皇后將吏上書稱牋表鞭扇號令多擬帝者

二年夏五月蜀主遣將將兵會岐兵五萬攻雍州晉張承業亦將兵應之六月壬寅以劉知俊為西路行營都招討使以拒之　丙辰劉知俊及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大破岐兵于幕谷晉蜀兵皆引歸　秋九月戊子岐王所署延州節度使胡敬璋寇上平關劉知俊擊破之

冬十一月保塞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以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

三年春二月保塞節度使劉萬子暴虐失衆心且謀貳於梁李繼徽使延州牙將李延實圖之延實因萬子葬胡敬璋攻而殺之遂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河西高萬興與弟萬金間變以其衆數千人詣劉知俊降岐王置翟州於鄜城其守將亦降　夏四月丙申朔劉知俊移軍攻延州李延實嬰城自守知俊遣白水鎮使劉儒

分兵圍坊州　劉知俊克延州李延實降岐王所署保大節度使李彦博坊州刺史李彦昱皆棄城奔鳳翔鄜州都將嚴弘倚舉城降已未以高萬興為保塞節度使以絳州刺史牛存節為保大節度使　五月丁卯帝命劉知俊乘勝取邠州知俊難之辭以闕食乃召還　帝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欲以為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且以知俊有丹延之功厚賜之知俊弟右保勝指揮使知浣從帝在洛陽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又

白帝請帥弟姪往迎知俊帝許之六月乙未朔知俊奏稱為軍民所留遂以同州附於岐執監軍及將佐之不從者皆械送於岐遣兵入華州逐刺史蔡敬思以兵守潼關　帝遣近臣諭劉知俊知俊不報詔削知俊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為西路行營招討使帥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討之鄩至潼關遂克之帝遣劉知俊姪嗣業持詔詣同州招諭知俊知俊欲輕騎詣行在謝罪弟知偃止之楊師厚等至華州知俊將

賞開門降知俊聞潼關不守官軍繼至倉皇失圖乙卯夜舉族犇岐楊師厚至長安岐兵已據城師厚以奇兵並南山急趨自西門入遂克之庚申以劉鄩權佑國留後岐王厚禮劉知俊以為中書令地狹無藩鎮處之以厚給俸禄而已　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且以為牧馬之地使知俊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遣使告急詔鎮國節度使康懷貞感化節度使寇彦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克寧衍二州拔慶

州南城刺史李彦廣出降遊兵侵掠及涇州之境劉知俊聞之十二月己丑解靈州圍引兵還帝急召懐貞等還遣兵迎援於三原青谷懐貞等還至三水知俊遣兵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壽張王彦璋力戰懐貞等乃得過懐貞與禆將李德遇許從實王審權分道而行皆與援兵不相值至昇平劉知俊伏兵山口懐貞大敗僅以身免德遇等軍皆没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鎮涇州

四年　岐王屢求貨於蜀蜀主皆與之又求巴劒二州蜀主曰吾奉茂貞勤亦至矣若與之地是棄民也寧多與之貨乃復以絲茶布帛七萬遺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蜀主之女普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秦州節度使繼崇公主遣宦者宋光嗣以絹書遺蜀主言繼崇驕矜嗜酒求歸成都蜀主名公主歸寧辛亥公主至成都蜀主留之以宋光嗣為閤門南院使岐王怒始與蜀絕光嗣福州人也　三月岐王聚兵臨蜀東鄙

蜀主謂羣臣曰李茂貞為朱温所困吾常振其乏絶令乃負恩為寇誰為吾擊之兼中書令王宗侃請行蜀主以宗侃為北路行營都統司天少監趙温珪諫曰茂貞未犯邊諸將貪功深入糧道阻遠恐非國家之利蜀主不聽以兼侍中王宗祐太子少師王宗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為三招討使左金吾大將軍王宗紹為宗祐之副帥步騎十二萬伐岐壬辰宗侃等發成都旌旗數百里　夏四月乙卯朔岐兵寇蜀興元道襲擊卻之

蜀主如利州　蜀諸將擊岐兵屢破之秋七月蜀主西還留御營使昌王宗鐬屯利州　岐王使彰義節度使劉知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將兵擊蜀乙亥王宗侃王宗賀唐道襲王宗紹與之戰於青泥嶺蜀兵大敗馬步使王宗浩奔興州溺死於江道襲奔興元先是步軍都揮使王宗綰城西縣號安遠軍宗侃宗賀等收散兵走保之知俊繼崇追圍之衆議欲棄興元道襲曰無興元則無安遠利州遂為敵境矣吾必以死守之蜀主以

昌王宗鐬為應援招討使定戎團練使王宗播為四招討馬步都指揮使將兵救安遠軍壁於廉讓之間與唐道襲合擊岐兵大破之於明珠曲明日又戰於黿口斬其成州刺史李彦琛　冬十月蜀主如利州命太子監國決雲軍虞候王琮敗岐兵執其將李彦太俘斬三千五百級乙卯捉生將彭君集破岐二寨俘斬三千級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蜀主命開道都指揮使王宗弼將兵救安遠及劉知

後戰于斜谷破之　十一月蜀王宗弼敗岐兵于金牛拔十六寨俘斬六千餘級擒其將郭存等丙申王宗鐬王宗播敗岐兵于黄牛川擒其將蘇厚等丁酉蜀主自利州如興元援軍既集安遠軍望其旗王宗侃等鼓譟而出與援軍交攻岐兵大破之拔二十一寨斬其將李廷志等己亥岐兵解圍遁去唐道襲先伏兵於斜谷邀擊又破之庚子蜀主西還

二年冬十二月戊寅蜀行營都指揮使王宗汾攻岐文

州破之守將李繼鄜走

均王貞明元年夏五月岐王遣彰義節度使劉知俊圍邠州霍彥威固守拒之　秋八月乙未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綰為北路行營都制置使兼中書令王宗播為招討使攻秦州兼中書令王宗瑶為東北面招討使同平章事王宗翰為副使攻鳳州　冬十一月己已蜀王宗翰引兵出青泥嶺克固鎮與秦州將郭守謙戰于泥陽川蜀兵敗退保鹿臺山辛未王宗綰等敗秦州

兵於金沙谷擒其將李彥巢等乘勝趣秦州興州刺史
王宗鐸克階州降其刺史李彥安甲戌王宗綰克成州
擒其刺史李彥德蜀軍至上染坊秦州節度使李繼崇
遣其子彥秀奉牌印迎降宗綍入秦州表排陳使王宗
儔為留後劉知俊攻霍彥威於邠州半歲不克聞秦州
降蜀知俊妻子皆遷成都知俊解圍還鳳翔終懼及禍
夜帥親兵七十人斬關而出庚辰犇于蜀軍王宗綰自
河池兩當進兵會王宗瑤攻鳳州癸未克之　蜀置武

興軍於鳳州割文興二州隷之以前利州團練使王宗魯為節度使知岐王衰弱十二月舉耀鼎二州降

二年秋八月丙午蜀主以王宗綰為東北面都招討集王宗翰嘉王宗壽為第一第二招討將兵十萬出鳳州以王宗播為西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天雄節度使王宗儔匡國軍使唐文裔為第一第二第三招討將兵十二萬出秦州以伐岐　冬十月甲申蜀王宗綰等出大散關大破岐兵俘斬萬計遂取寶雞己丑

王宗播等出故關至隴州丙寅保勝節度使兼侍中李繼岌畏岐王猜忌帥其衆二萬棄隴州犇于蜀軍蜀兵進攻隴州以繼岌為西北面行營第四招討劉知俊㑹王宗紹等圍鳳翔岐兵不出㑹大雪蜀主召軍還復李繼岌姓名曰桑弘志

三年秋七月蜀主以桑弘志為西北面第一招討王宗宏為東北面第二招討以兼中書令王宗侃為東北面都招討武信節度使劉知俊為西北面都招討

四年夏四月岐王復遣使求好于蜀

五年春三月丙戌蜀北路行營都招討武德節度使王宗播等自散關擊岐度渭水破岐將孟鐵山會大雨而還分兵戍興元鳳州及威武城戊子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攻隴州不克

六年冬十一月戊子朔蜀主以兼侍中王宗儔為山南節度使西北面都招討行營安撫使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宗昱永寧軍使王宗晏左神勇軍使王宗信為

三招討以副之將兵伐岐出故關壁於咸宜入良原丁酉王宗儔攻隴州岐王自將萬五千人屯汧陽癸卯蜀將陳彦威出散關敗岐兵于箭筈嶺蜀兵食盡引還宗昱屯秦州宗儔屯上邽宗晏宗信屯威武城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

二年春正月岐王聞帝入洛内不自安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始上表稱臣帝以其

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兼中書令遣還　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　二月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仍不名不拜　夏四月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奏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五月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

明宗天成元年春二月戊戌李繼曮至鳳翔監軍使柴重厚不以符印與之促令詣闕　夏六月李繼曮至

華州閒洛中亂復歸鳳翔爲之誅柴重厚　秋九月

壬午賜李繼曮名從曮

長興元年春二月乙卯上祀圓丘大赦改元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從曮入朝陪祀三月壬申制徙從曮爲宣武節度使

潞王清泰元年夏五月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道請復以從曮鎮鳳翔帝許之至是徙從曮爲鳳翔節度使

後晉天福三年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太原張彥澤邀擊盡誅之